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六五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一）本邊區各縣郵政局樹爲本報發行科直接批發戶，一律以八折優待。（二）[illegible]郵政局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總份數造表寄來以便寄發。（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價照舊）希一併寄付，以結手續。（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速來（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贈送、訂閱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動時，務必先通知本科並與當地郵局取得經常聯系。不另函知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二十七日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部隊學校工廠及區連級以上幹部訂閱外，目前更應重視發展貧僱農及一切基本群眾與村農會自願訂閱黨報，並設法加速鄉村傳遞工作。（二）本年預訂報紙者，均將期滿，明年發行即需預算，故請各縣

興縣桑灣行政村農民大會
撤換一部份代表委員
行政村舊有常委宣佈取消

（興縣訊）一區桑灣行政村，由於貧僱農沒有充分發動起來，貧僱農代表會上選出的農民代表與農會臨時委員中，有少數還不能滿足貧僱農的心意，因此，就在這個會上宣佈了這次的選舉爲預選，決定各村的代表與委員，要經過全行政村農民大會的審查。從本月一日到二十二日（中間插進秋翻地）半個多月的時間，經過查階級、評成份、反覆比較，全行政村的農民大會遂於本月二十二日在桑灣召開。

大會準備及召開大會經過如下：

分區開貧僱農大會 重新審查各村代表

桑灣地形分散，二十一個自然村，前後拉開三十五里，前後村的貧僱農都不能了解。選代表是分區選的，這次審查也得分區審查。工作團接受前一次的經驗，倉促的發動一下是不夠的，必須深入貧僱農堅決爲貧僱農撐腰，使盡情的訴苦，做到成分劃清，做到分明，提高貧僱農的階級覺悟。整個階段（十四日——二十一日）各地區的貧僱農都在不斷的進步着。白家窯先發現了胡候小隱藏地主財產的問題，立刻傳遍了全行政村。以後沙原峁等五個村的貧僱農大會上，取消了白有貴爲農會委員；當場提出黃家窯又是村主任，共產黨員的王大明出會場（王大明袒護地主王治保，說王治保生產工具還不夠）；揭出王治保的元寶來，王大明還說他是爲人（窮）地主，他給地主一心，不給貧僱農一心。王家梁貧農朱某（德）提出他村代表王普明，說：「王普明不適當，有點自私自利，連他兄弟他娘都不顧慮，還能顧慮咱窮人！」西窯貧農白長富控訴說：「他發家了，有吃有穿門爭地主不堅決。」群眾馬上取消了他的代表資格。胡候小是白家窯代表也是委員之一，這時群眾要他從頭到尾實說，胡候小滑香香吐吐的說他：「立場不穩，忽上忽下，做不了代表。」群眾見他不老實，齊聲喝問他：「怎的個做不了？」巡檢司王占才即起來揭發他：「今年五月，他和地主胡兆斌去陽塔白雙璽（白效斌惡霸地主）家，胡兆斌揩來衣服一包，麝香五分，白洋一百元，羊八隻，他也拿了一些白洋。幾個月了，經過農會很多次的啟發，一直不說，直到人家供出來，才承認有衣服麝香，有羊沒有白洋。白雙璽是陽塔惡霸，密謀寄東西時對他說的明白：『你放下這些東西，我死了給你姑姑（指雙璽妻），你姑姑死了你用！』今天你還能給大家說個不知道？」隨一牛大說：「自私自利，包庇地主，不夠個代表！」經大會一致同意取消了。後邊審查到強（讀及）家灣馬圈代表白受金，有人提他浪費門爭果實，領導全村農會吃了兩隻羊。「像他這樣子門完也吃完了，不用翻身了！」一部份人要求取消他的代表資格；但另外貧農白向鑾提出：「他有點好吃，聽見有人叫吃羊，自己立場不穩，就叫吃了，在五個村的貧僱農會上承認了錯誤，就不會再錯，他的門爭堅決很要緊，我們五個村的貧僱農，同意他改正錯誤當代表。」石樓茬（音及）的代表首先贊成。大家通過了。

行政村農民大會上 審查與補選委員

二十二日召開的全行政村農民大會上，審查與補選了委員，正式建立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預選中選出的十一個委員，高志立調工作，胡候小被撤消，其餘九個交大會審查。大會上沙原峁群眾提出白有貴不夠條件和前五村貧僱農大會撤消白有貴與補進白向鑾的情形。述說白有貴門爭富農不堅決：沙原峁群眾要門爭富農白仲堂，他先強調白仲堂是「生產富農」，以後又責備群眾過火，不是貧僱農的想法，要求撤消他的代表與委員的資格。白受金說明，補白向鑾，他說：「侯侯（白向鑾）說話笨一些，但是說一句頂一句，門地主堅決，能領導咱翻身。」大會立即同意前五村貧僱農的行動，取消白有貴並歡迎白向鑾當委員。經審查後九個委員都通過了，接着選舉王元旺爲主席，劉向鑾、喬銀虎爲副主席。委員選出後領導討論聯合門爭問題，決定先門爭剝削過全行政村的地主，在桑灣召開全行政村的聯合門爭大會，其餘地主，劃分四個區域門爭。

大會宣佈各村代表 有權管理各村政權

好些村主任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不是地主富農，就是包庇地主富農：如白家窯、白胡塌、僱頭、王家梁、貓兒溝等處，都先後被群眾撤消了，大會批准了各村群眾的正義行動。提出現任的主任仍由各村群眾繼續審查，夠手去留。大會並宣佈行政村舊有常委取消，村公所暫時留任。各村農民代表與委員有權管理村政權。前任村長楊茂生抗縣主任白狗兒二區婦女部長高幸花任職期間，欺壓群眾，也決定調來審查。

農會委員會開會 解決具體問題

當晚農會委員會開會，決定廿五日門爭桑灣地主白懋璋，白家父子常握村權，記與招待合作，貪污訛詐過全行政村的貧苦群眾，委員們分五路下鄉，組織意見，速帶解決幾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如貧僱農天寒穿不上棉衣，應在各村貧僱農會上商討，先分配一部份門爭果實。其他如不能久放的東西——麥子、酸菜、南瓜之類，也可以分。分時要注意短甚解決甚，照顧貧苦程度，翌日委員即分頭下鄉。（栗原）

斯大林電覆毛主席朱總司令
感謝對十月革命節的祝賀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蘇聯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及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同志致電祝賀，頃接斯大林同志覆電，表示感謝。原電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衷心感謝你們對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祝賀。約瑟夫・斯大林（簽字）」

六地武兩次護糧戰鬥
俘閻匪團長等四十餘
邊子正同志等一槍未發摸了敵砲台

（本報訊）（遲到）六分區地方武裝殲擊搶糧閻匪軍。十一月九日，閻匪軍至石家莊一帶搶糧，被我某部誘入內，奮勇衝殺，敵不支，至南溝，我生俘敵二十四名，斃傷敵連長以下九名，繳獲槍一挺，步槍二十三支。十二日，我某部又在忻三區南北宋村，伏擊由忻城出犯的偽保安十六團五百餘，戰鬥僅一小時，將敵全部擊潰，我軍直追至柴岩村，以輕傷三名，一舉生俘敵團長朱定以下二十四人，斃傷敵二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擲彈筒二門，長短槍十四支，牲口四匹。

（又訊）六分區孫司令員等首長嘉獎英勇摸掉敵砲台的參謀邊子正及李富長等八個偵察員。十一月七日夜，[illegible]部偵察組在邊子正同志帶領下，[illegible]陽曲南溝村敵據點內，一槍未發，[illegible]該村河灘的一個砲台。是日晚，該等趁黑摸至敵砲台附近，由邊子正、李富長二同志帶頭，爬入敵砲台外圍的第一道，敵人還沒發覺，砲台下的敵哨兵聞聲後，便挨掉帽槍逃跑了。當李富長同志闖進砲台裏時，敵人才驚醒，他趕快抓住敵人的機槍，緊跟進去的苗孩也抱住了四支步槍，王金全亦搶上前去收起敵人的手榴彈，於是成一圈的五個敵人，便馴服的跟偵察員們下了砲台。

瓦塘地主郭候仁率領全家
隱居山洞偷盜貧僱農
被界河口等村民兵擒獲押送原籍處理

（興縣訊）十月二十四日一區界河口等村民兵，擒獲五區瓦塘潛逃之地主郭候仁全家，押回原村交群眾處理。大地主郭候仁在夏季瓦塘土地改革時期，畏逃避清算，率領全家七口偷走，該村群眾會四處問尋，從無下落，不料竟潛在興嵐交界地區巨兒溝山洞裏。據該犯自供：在此隱藏月餘，勾通界河口地主邢志珊（是郭的妻哥）給他傳遞土改消息。全家七口，經常派出二三人，在下會、界河口一帶進行偷盜，會偷過界河口僱工楊潤年等十餘家，計有穀子八斗、黍子四斗、山藥蛋兩口袋、玉麥子二斗，巨兒溝的麻子四斗，下會的黍子八斗、穀子五斗、高粱三斗、黃芥一斗，又偷了新舍窠蕎麥八斗，使得許多被偷的貧僱農，生活愈加困難，下會界河口的貧僱農及農民代表們爲此會通夜不睡，巡查監視盜賊。上月廿四日界河口放羊人發覺郭某偷盜，當即報告民兵。此時，郭某企圖逃走，我界河口、溝門前、惡虎灘三村民兵，四路追拿，趕至中金山，兇狠地主竟敢向民兵以石頭對打，民兵中隊長逯開槍射擊，該地主仍一面抵抗，一面逃跑，遇到行人即說：「我們是界河口民兵追趕地主的」，如此冒充欺騙過去，我民兵一直追到李家莊，才先後將郭候仁全家七口全部擒獲。又在山溝裏搜出羊肉八十餘斤、各種麵二百餘斤、活羊兩隻、花椒茴香及各種川具等。各村群眾聞訊，莫不對地主階級之卑劣行爲，激起無限憤恨，凡見到郭某者，無人不打，無人不罵。該地群眾議決，將其偷盜之全部物資扣回界河口交群眾處理，並將郭候仁全家及其來時行李押交興縣農會臨時委員會，轉送瓦塘交群眾處理後，仍將主盜兇犯交回下會界河口由群眾審判。（高俊德）

保德馮家川農會
抽出果實紅棗萬斤
交縣農會統一調劑

（保德訊）保德馮家川農會在討論天下農民一家人的問題上，大家一致決定將該村門爭果實多餘之棗子抽出一萬斤，交縣農會臨委會統一調劑。他們寫給縣農會臨委會的信上說：「我們在毛主席共產黨的主張下，澈底打垮了我們村子廿八戶地主，清算出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滿足了我們的需要，除了幫助附近後川等一部外，我們還有長餘，現在抽出大紅棗一萬斤，交到咱縣農會裏，請分配給咱縣特別窮的村子，如把莊戶人家最普通的穀雜及穀油皮拌起，磨成炒麵，也能頂一大事的。」（劉忠文）

行署民政處全體大會

清洗反革命屠夫任庸齋

押回沁縣原籍交群衆清算處理

（本報訊）行署機關清洗混入高等法院竊據刑事科科長職位的反革命份子任庸齋。任某太岳區沁縣郭道人，家庭是惡霸大地主，父親是惡霸，母親是「母老虎」，五個弟弟中有三個是蔣閻爪牙，任某是閻賊培養起來的屠夫官僚。晉西事變後混進行署當了高等法院刑事科長，掌握司法權柄，包庇漢奸特務，袒護地主進行反革命破壞。此次三查運動中，任某原形畢露，但仍繼續耍流氓手段，對抗審查，民政處全體大會一致決定押解回沁縣原籍交羣衆清算處理。

耍流氓手段 破壞三查運動

任某隱瞞成份說是富農，並百般隱瞞其家庭殘酷剝削農民的罪行。今春土改學習及今夏研究他的家庭成份時，他在大家的揭露下不得不承認是地主，但說沒「剝削」，說他家的「房地都是從別的地主手裏買的」（好像沒有直接從農民身上剝削），又說他「自己沒剝削過人」。此次三查運動中，仍說他家「放債是發批的」，而且是放給商號親戚，利息一般是分半、二分，最高是三分。」爲澈底揭穿他的真面目，領導上拿出他在民國二十五年親筆立下的剝削農民的賬本（這本賬他隨身帶了七八年之久，準備將來什麼時候好根據賬本向農民要債。）這本賬是四三年整風時從他手裏拿出來。這充分暴露了他家殘酷剝削農民的罪行，他才啞口無言，但仍圖狡辯說什麼：「我沒管過」，「忘記了」。今年九月整編法院，大家民主討論配備幹部，一致提出他應該精簡，當時他故意說：「下鄉，行不動，走不動路，去工廠又勞動不了，服從組織分配。」（其實他身體很好，什麼也能幹）企圖蒙蔽大家繼續混在革命陣營中進行破壞。後來看見鑽不成空子，又提出來要回晉東南，當時三查運動已開始，他看形勢不對，幾次要求立刻走，實圖逃避審查，後來審查他時，他花言巧語，表明他「進步」，「擁護土改」，「願意革命」。經過好幾天開會審查始終頑抗，十月十八日晚上大家揭露了他許多罪惡，他竟無賴耍死狗，公然拒絕說：「我不談，你們說我也不聽」，並以「成份不好」「年紀大了」等話來散佈毒素，挑撥離間進行破壞，幾次要離開會場說「回去睡覺」，激起大家非常憤恨。會後他又玩弄手段：哭着說：「在開會前吃了兩個金戒指」。後來大家識破他是耍死狗，企圖嚇唬大家停止對他的審查，並保存他的兩個金戒指。這個陰謀破產後，他又耍了另一套詭計：二十二日下午，當許多人在他門外院內閒談時，他故意拿打炭鐵錘打破了頭，自己悄悄用手巾堵住了傷口，躺在炕上。大家發現後去看他時，他卻狂叫：「我是革命的（？）你們枉（？）我，武主任不在家，就要宣判送監獄。」想以此誣陷同志，煽惑羣衆，破壞三查運動。當天晚上民政處全體大會（別的處有代表參加）經詳細的研究，大家了解這是敵人的最後掙扎、陰謀破壞更毒辣的手段，決定毫不動搖的繼續審查。經過兩天大會的熱烈討論，無情的揭發其罪惡後，大家異常憤慨，一致要求將他押解回縣，由當地羣衆澈底清算處理，組織上完全同意接受大家的意見。爲澈底揭露其反革命屠夫的真實面目，茲將其罪行摘要列後：

任某是閻賊親信爪牙 殘害革命人民的屠夫

任某的家庭是一個反動的惡霸大地主，他父親曾當過閻賊沁縣財政局主任很久，掌管全縣金融財政，從中貪污飽，並依靠其政治地位爲非作惡，販賣大烟，放高利貸，訛詐羣衆。據任某自己說他父親分居時只有十餘畝地、三間房子、欠債三百多吊錢。但由於政治上經濟上殘酷的剝削農民，「到抗戰前已擁有水地六十餘畝、平地數頃（數目不詳）、莊子兩個、院四所、商號兩座（出租的房產及有股份買賣未算入）、煤窰鐵廠各一所，土地主要出租，但家裏還僱着四個長工」。照任某二十五年立的賬簿計算零碎放的高利貸，單原本即達八千零五十五元二毛六分，又錢六十九吊，利率有高到月利一毛八分的，放給一百六十五戶共二百零五張契約，另外成宗存放在商號機關的款子約計十餘萬元。任某是反革命官僚出身，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民國十年以前，曾爲閻賊派送日本學造肥皂製革，民國十年回山西見了閻賊，住了黨政學院（訓練親信爪牙），後又加入國民黨，畢業後在太原高等法院檢查處當推事官，後當過閻賊永和、開喜、壺關三縣承審員、離石司法處審判官，晉西事變前當閻賊四專署司法處的主任審判官。八九年中，貪枉法害了很多羣衆，紅軍東渡前後血腥屠殺革命人民的罪行很多，他都隱瞞不說，可巧有一件「被告」在晉綏，他無法瞞哄，被迫承認：當時開喜中學我黨的組織，被閻賊破獲捕去十餘人，每次審問都有他，且最兇惡，嚴刑拷打欺騙誘惑，使我黨組織受重大損失，並經他擬判定刑，受到閻賊「傳令嘉獎紀功」。

庇護奸特殺害我幹部 劉國垣同志含冤未雪

任某混進高等法院後，即公然進行反革命破壞。四三年整風以前，他一貫的公開拒絕處理漢奸案件。今年四月處理特務鄭立德案，中陽縣呈報上明明白白說：「被告曾充閻提戰工團村團長區團長、愛鄉團督導員及中陽縣特派員等職。」任某竟改爲：「被告曾充任前方區村級公務員五年。」報告上明明說：該犯「殺過高隨昌，搶過四次糧，扣過廿六人，打過十餘人，貪污勒索很多，破壞犧盟組織，審問我方人員十餘人，會用非刑拷打，以上事實被告供認不諱」（這僅僅是該犯的一部份罪惡）。但任某竟說：「該犯雖係頑僞忠實走狗，但按其破壞事實尚非重大，依法判處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三年。」把一個罪大惡極殘害人民的職業特務輕輕放過。我糧食局劉國垣同志被暗殺案，他是主辦，既不親自驗屍，更沒去出事地點察勘，有關人證亦不一一傳訊，主要人犯只開了一兩次，竟草率的宣告了事。任某有意包庇殘害革命同志的兇犯，使我劉國垣同志至今含冤未伸。今春他負責審判興縣大地主李韶榮與「退伍軍人」宋德同謀僞造首長印信，騙取黃金，破壞革命案，任某竟公然包庇地主，藉口「保障人權」，反對扣押李的孩子，後以執行不通，堅持不判罰金，企圖馬虎了事，因爲大家反對，他又採取「不管」來對抗。任某拋棄我政策法令，根據反動統治階級的六法全書來辦案，並「積極建議」全邊區都這樣辦，直到四三年還將反革命鎮壓革命的「懲治『盜匪』暫行條例」，選入我法令輯要內，又專印了「刑法」並在行署所辦八期司法訓練班內三以反動法令毒害我司法幹部。任某一貫對人兩面三刃，人前一套，[illegible]入（個別同志被其蒙蔽[illegible]一般同志表面上[illegible]狡詐陰險毒辣[illegible]激起了行署同志們極大的憤慨與警惕。

岢嵐新華商店 公安總局生產隊等單位

高價探賣布盤剝羣衆

岢嵐縣政府已令退還佔羣衆的便宜

（岢嵐訊）岢嵐新華商店、公安總局生產隊等機關單位，利用今年荒旱，莊禾歉收，用賣布換糧，賒布探賣方式，在二區受過雹災的西豹峪、甘欽、鹽子河等行政村，高利盤剝羣衆。岢嵐新華商店賣給大化自然村中農趙金奴一疋臨南標準布，索米三斗三升七合五（公斗），賣給西豹峪貧農楊有勝東布一疋，要胡麻公斗三斗五升，又臨南標準布一疋，賣米四斗六升，比市價高一斗三升七合五米。東布一疋，比市價高一斗一升六合六。如換胡麻，臨南布每疋比市價高一斗六升。鹽子河中農劉七十一，買了公安總局生產隊一疋標準布，用公斗米三斗二升五合八，超過市價一斗五升八合。後勤部生產隊，在鹽子河賣布換胡麻，一疋東布換胡麻三斗八升五合，超過市價一斗八升六合。保德南河溝合作油房，用臨南布一疋換小米三斗五升，也比市價貴的多。各村羣衆反映說：「公家買賣在村裏賣布，比私商還貴，還說是『把布送上門，爲羣衆服務哩！』」縣政府聽到羣衆反映，立即給各區、村長發出通令，嚴禁探賣剝削羣衆的非法行爲，以市價公平處理，如有超過市價多收羣衆糧食的，照貿易局掛牌市價迅速退還羣衆。通令發出後，新華商店營業股長王秀業，竟强調怕貿易局賠了錢，完不成買糧任務，經二次研究檢討，始確定退糧與折價給布，決定除去運費和賣布人生活費用外，臨南布每疋退八升五合五，東布一疋退七升二合六（公斗），其他單位佔了羣衆便宜的，亦應與羣衆商量斟酌退回。（王漢章）

保德王家里聯合鬥爭

中農當主席沒鬥澈底

貧僱農要自己起來作主

（保德訊）十一月七日二區王家里、馬踏窪、趙家莊、石塘四村羣衆聯合鬥爭惡霸地主「爬山虎」，選了王家里能說會道的中農團生子當主席，當會議進至激烈之時，中農主席即要叫地主想一想，避開羣衆之火力。後來鬥底財，「爬山虎」答應給五個大布，中農主席團生子又高叫說：「澈底，澈底了！」外村羣衆說不澈底，於是引起了羣衆議論，說王家里包庇地主，不能鬥了。後來又鬥一家惡霸富農時，又和前面發生的問題一樣，中農主席說澈底了，外村說不澈底。正在爭執之時，鬥爭對象覺得有隙可乘，即向主席說「一胳膊是往裏彎」。於是外村羣衆即提出離開會場的意見，大會至此即告結束，隨即召開四村貧僱農，檢討鬥爭，石塘羣衆批評說：「王家里的貧僱農，吃上中農的藥了。」隨即討論了土地改革中爲什麼要以貧僱農爲骨幹的問題，大家認爲：「中農是個中見人，怎能把事情了了就對了，鬥多也可以，少也可以，所以貧農翻身要自己起來作主才行！」（萬一）

偏關南堡子行政村

貧僱農大會 審查貧僱農

（偏關訊）南堡子行政村貧僱農大會上，首先審查到會貧僱農。經大家反覆討論，[illegible]和地主女人勾姦的[illegible]海和尚等五人開除出會。東化村貧農張二太[illegible]今春曾給地主王林[illegible]，有人提出取消他開會資格，該村貧農勾二說他「轉變了」，南堡貧農王金喜老漢立即反駁說：「春天地主在哩，他能當狗腿，這會地主王林跑了，他想當也不能，這不能算真轉變！」大家同意王老漢意見，一致不讓彌二參加。大莊窩村僱工谷同娃、王二因過去曾和富農女人勾姦，大家懷疑他倆和富農[illegible]

五寨獅子溝

貧僱農組織跑運輸

舊寨貧僱農合夥開油房

（五寨訊）焦家寨行政村鳳獅子溝，經貧僱農討論，將鬥爭出地主的大車和牛集體跑運輸。該村鬥出五輛大車，但因鬥爭剛開始，怕分配不合羣衆意見：「現在咱們把五輛大車合起來跑吧，每輛能賺一百餘萬元，冬三月就能賺一筆大錢。」當場選出胡守誠爲領導人，張拴成、二蠻喜等五人選[illegible]來的錢分紅，淨賺的暫存保管委員會，到時分給貧僱農。日前，他們已和貿易局接洽，在這影響下，幾家中農也合夥去拉腳。又舊寨村貧僱農爲解決明春中料和自己吃油，在五十餘戶貧僱農合議下，開辦大油房，每人先出四斗胡麻，先榨自己吃的，然後再榨的出賣，現已公推貧農石旺子爲經理，正式開榨。（尙武）

石樓南溝村

貧僱農開大會 純潔自己陣營

[illegible]

更正

上月十九日二版刊登平魯縣農會主委名單中，[illegible]請更正。

豫鄂陝前綫我軍
再克洛陽南伊川縣城
粉碎敵反撲重佔方城之企圖

綜合新華社豫鄂陝前綫一日電：各綫我軍均傳捷音。東綫我軍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攻克伊陽西南十五里之上店，二十七日，第二次攻克洛陽南三十里之伊川縣城。兩役共斃傷敵團長袁金祥、大隊長張躍龍以下二百二十餘名，生俘敵大隊長李中山、閻金義以下八百三十餘名，繳獲迫擊砲六零砲各一門、輕重機槍十六挺、長短槍五百五十餘支及子彈兩萬餘發。在方城地區，二十三日午後，敵二十師師長楊幹才親率其一三三旅，自東北竄抵方城近郊，在砲火掩護下，猛犯城垣，一度侵入東關、南關，我守軍沉着應戰，入晚並以一部出擊，俘敵三十餘。次日，敵一三四旅自南陽來援，以飛機一架助戰，猛撲十餘次，均告失敗。中午，我出擊敵側背，迫敵退縮至城東十里大官莊一綫。入夜，我主動撤至城外，二十五日，敵始進入空城，但旋陷入我重圍，二十六日晨，即棄城奪路向東北逃竄。我予殲敵二百五十人後，乃粉碎敵進犯方城企圖。此外，活躍該區之我游擊兵團，於二十八日，分別攻克南陽東北之石頭砦及以北之張梅花砦，兩役殲敵一百二十餘名，繳獲大批糧食。活躍陝南之我軍，於二十五日在山陽西七十里之九里坪、板岩鎮、鳳凰咀地區，痛擊自鎮安出犯之敵六十五師一六零旅之兩個營團，敵傷亡慘重，全軍自九里山上潰逃。

淮北人民武裝光輝範例
一小時戰鬥攻克泗縣
收復高密之役殲敵一千八百

（新華社華東一日電）遲到消息：淮北人民武裝於上月二十一日下午，以一小時戰鬥，攻克泗縣城，全殲守敵縣保八個中隊及大批土頑，創分區主力攻克縣城之光輝範例。華東人民解放軍指揮部與政治部特電嘉獎，並號召華中部隊及兄弟分區向其學習（按泗縣城曾於十一月十二日爲陳粟大軍一度攻克，旋主動轉移）。

（新華社華東前綫一日電）解放軍上月二十七日攻克高密之戰，全殲守敵六十四師一五九旅之四七七團及蔣記縣府保安隊、「還鄉團」等部。據初步查明，計生俘匪四七七團團長陳傑以下一千四百十七名，斃傷匪營長以下四百餘名，繳獲迫擊砲七門，六零砲、火箭筒等三十六個，輕機槍一零五挺、長短槍四八九支，其他彈藥軍用品甚多。

蔣區各地人民
武裝反抗蔣匪抓丁
蔣匪在征兵中肆行勒索大發橫財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上海報紙披露：今秋以來，蔣匪當局在各地瘋狂征兵抓丁，人民紛起武裝反抗。閩東南南安等七縣青年組成「壯丁大同盟」，與當地人民武裝匯合反蔣。四川忠縣、樂山、萬縣交界處之增文鄉，在蔣匪征兵期中，皆三五成羣，身帶刀棍，守衛家鄉，他們說：「如今沒處逃，你來拿我，我就和你拼！」江蘇蘇州橫涇鎮二百餘羣衆，於蔣匪征兵時，將負責抓丁之蔣匪政治警察痛毆，並對當地蔣匪區公署嚴密監視，使其不敢活動。另息：蔣匪征兵人員在征兵中，肆行勒索，大發橫財，黑幕重重。蘇州蔣匪預定征額一千五百卅五名，平均每名須付蔣幣安家費五百萬元，總計達一百億元以上，但此款向人民勒索取得後，大部爲蔣匪縣區鄉人員吞沒。江都（即揚州）八區陳集鄉八保農民劉長朝八月中被抓去當兵，其家屬僅得安家費一萬五千元蔣鈔，保長卻迫令爲四百萬元的收據。當地鄉保長因抓丁困難，在蘇州鎮江旅館中遍設「臨時收丁處」，進行壯丁交易，並從中漁利。南匯等地蔣匪鄉保長指遣道至滬，購買壯丁，賤價買進，高價賣出。蘇州蔣匪縣長王介佛令其弟王保義，公開以蘇州東方飯店爲賣兵交易處，將王在丹陽縣長任內帶來之保安隊十餘名，高價售與該縣東橋鎮鎮長，該鎮長又以更高價格向人民徵收「安家費」。浙江寧波亦有同樣情形，寧波蔣匪人員從上海以每名三百萬元價格買得壯丁，以三百五十萬元售與當地保甲長，保甲長再以每名四百至五百萬元向人民徵索「安家費」。

晉察冀解放軍
進攻保定外圍敵據點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解放軍一部自上月十七日起，向保定外圍蔣匪據點展開攻勢作戰。十七日午，於保定南二十餘里之大小福村，擊潰出犯之蔣匪三百餘人。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並乘勝攻克保定東北三里之小金莊，保定東南十五里之東石橋及保定西南二十里內之大汲店、南閣同、小觀寨、富官屯、四平莊等蔣匪據點七處。活躍於永定河南岸之我軍，於二十二日一舉攻克北平東南八十餘里之馬頭鎮。以上各次戰鬥內，斃傷俘蔣匪軍二百二十餘人，繳機槍五挺、步槍一百五十支。

海南島人民解放軍
實力已達三萬人
一百五十萬人獲得解放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海南島馮白駒將軍所部之人民解放軍，實力日益壯大。據十一月十六日天津益世報載稱：該部人數目前已達三萬人（按前據上海「文匯」報載稱，今年四月間爲一萬六千餘人）。在民主政權下生活之人民，已有二百五十萬人。蔣匪除困守城市外，廣大農村均爲人民解放軍所控制。又息：瓊東境內活躍於東江、北江沿岸之人民武裝，現擁有「雷艇」、「長龍快艇」、機槍、鋼砲等各種武器，聲勢浩大，自上月十四日起，蔣匪東江、北江之輪船已在人民武裝之襲擊下被迫停駛。

津市民族工商業家
憤斥蔣匪暴虐統治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津報訊：上月十一日爲蔣匪當局規定之首屆「工業節」，是日，津市民族工商業家均對蔣匪摧殘民族工商業之暴虐統治，表示憤慨。民營華新紗廠總經理勞篤文指出蔣政府利用外滙管制，對民族工業實施殘酷剝削的事實說：『華新、北洋等四家民營紗廠，曾經請准結匯買美棉八千多包，（蔣匪）政府規定其中百分之六十作爲「代織」，按議價由政府收回，如此，華新一廠即須蝕本二百億元。』勞氏指出蔣匪政府對紡織業的統治，除「代紡」「收購」交換之外，『現在又多一個聯合配銷制，民業紗廠就好像被人僱用的裁縫，只是按貨交貨，別的就說不上，裁縫還有個市價，而民營紗廠卻只有一個官價。』仁立呢絨工廠總經理李繼聖說：「現行的出入口制度，對於廠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去年仁立一個月出口多的時候，到過廿餘萬美元，這些外匯結果都被政府拿去，而今仁立所得的外滙配額，每季三個月不過二萬七八千元，所買外國羊毛不足需要量五分之一，而所需要的染料，根本得不到配額，結果廠家只好花四五倍的大價去買。」啓新洋灰公司經理周叔弢稱：「啓新是國內最大的洋灰廠，目前產量只及戰前的二分之一，工業是拖不下去了。」經營光明植物油廠兼營出入口貿易之譚志清說：「光明這個小油廠，現在只開工十分之一。」他指出蔣匪苛捐雜稅乃是民族工業的絞繩，「有名目的不必說，無名目的勒耗幾千萬元，這樣捐，那樣派，工業界如何受得了？」工業家李燭塵也說：「政府天天嚷工業化，而實際是破壞工業化。」

蔣匪組織經濟特務
搜捕勒索工商金融業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蔣匪政府於十月間在各城市組織所謂「經濟警察」，並展開活動後，蔣管區許多正當工商金融業者已橫遭搜查勒索與逮捕監禁。據遲報披露之不完全材料統計，自上月三日至二十一日半個月內，只上海一地蔣匪「經濟警察」已以「觀望不賣」、「無入場證」，「以手勢代報行情」等無奇不有的罪名，抄查紗糧錢莊及各業行號達二十餘家之多，各業商人至少有三十五人以上被逮捕監禁。上月七日，津某經濟通訊社記者爲維持一家生計，被迫在米市場兼抄行情單，亦被蔣匪「經濟特務」以「抬價」罪捕去。三日，錢生後膠廠所貯存爲數不多且爲製榨機必需原料之汽油柴油，亦被蔣匪經特以「囤積嫌疑」名義查封。由於蔣匪政府大量不斷濫發紙幣而引起之物價上漲，並未因蔣家匪幣摧殘正當市場而回跌，上月十一日，蔣匪「經濟警察」檢查市場時，轉瞬之間，米每担即上漲四五萬元。滬市蔣匪警備司令宣鐵吾叫囂採取「公賣制度」，並擬出正當商人的「黑單」一張，準備作更大規模逮捕，並已定每日抄查廠號十家。二十四日，蔣匪市府會議規定：「凡承銷（蔣匪）政府及國營機關配售之公司、工廠、商號，必須曾經依法辦理公司工廠或商業登記」。並且又以種種辦法，限制各廠商對於「配售」物資的處理，無異最後剝奪正當商人從事經營工商之機會。又訊：蔣匪江蘇無錫縣府於上月八日逮捕紗布商七人之後，又於十八日逮捕糧商一百十六人，當天有青軍隊士麟者，原係米號職員，失業後，以販米爲生，該日，彼曾攜米兩石，恰遇蔣特檢查，恐遭逮捕，竟自高達三丈之二樓跳下圖逃而受傷。蘇州棉紗市場由於蔣匪縣府之鎮壓，上月六日已全部停止交易。安徽合肥蔣匪官員於打擊正當商人後，竟乘機大做生意，上月一日，米價每石爲二十八萬元，三日即漲到四十二萬元，此次漲風，即係因某「大員」投機壟斷食糧，從中操縱所致。

太行區民兵十個月中
殲蔣閻匪一萬一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太行區武委會公佈該區民兵於今年一月至十月十個月中，共殲蔣閻匪軍一萬一千五百餘，超過原定全年殲敵五千之計劃一倍以上，前後並攻克敵據點四處，擠敵碉堡十八座，收復村莊八十八個，繳迫擊砲兩門、小砲四十門、機槍六十挺、長短槍二千餘支，繳獲牲口二千六百餘頭。殲敵數字的逐月上升，表現了民兵戰鬥力的日益提高，九月份殲敵三千五百餘，即超過一月份殲敵六百的五倍。戰術上亦已由分散作戰，普遍走向聯防作戰，由內綫作戰轉爲挺進敵後，地雷炸敵已成羣衆運動，小型殲敵戰已日益增多。

豫北修武等三縣邊地
打破縣區界綫聯防護糧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豫北修武、武陟、博愛三縣邊地，打破縣區界綫，成立護糧聯防指揮部，以加強打擊蔣匪搶糧。三縣邊地已統一劃分爲五個大聯防，八個小聯防，共十三個民兵聯防區，並統一番號、口令、聯絡記號與互通情報，實行民兵聯合出擊與互相支援，一村打響，數村來援，使蔣匪無隙可乘。自聯防成立後，土著蔣匪王鳳英部數次夜間搶糧，均被擊退。聯防民兵日前並向蔣後出擊，收復敵據點嘉禾屯。又豫北安陽、鄴縣兩縣民兵在十月份護糧戰中，共斃傷蔣匪二百八十人。活躍蔣後之民兵武工隊並對敵有效展開政治攻勢，到處散發宣傳品，宣傳困守永年蔣匪的被殲下場，並到處開羣衆會、僞屬會等，幫助蔣後人民收秋耕地等。

中大學生罷課抗議
蔣黨陰謀操縱學生自治會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蔣黨操縱各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的陰謀被揭露，南京中央大學學生罷課抗議。據美聯社南京二十八日訊：中央大學罷課，抗議學生自治會選舉時，蔣黨三青團團員劫持投票箱，毆打數選舉幹事，阻止選舉。進行罷課學生告美聯社記者稱：蔣黨利用各大學之三青團團員，操縱學生自治會，企圖藉此阻遏今後正義的學生運動。慘行發生後，蔣黨訓導處下令學生自治會停止一切活動，此一無理要求，已爲罷課學生嚴正拒絕。

蔣區九月份對外貿易
入超達七千九百億元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蔣管區九月份對外貿易入超空前增高。據路透社上海二十五日電所引蔣海關之統計及中央社二十四日發表之數字，蔣區九月份對外貿易「進口已創新紀錄」，共總值高達一萬零七百六十六億八千七百二十六萬九千元，超過出口總值二千八百六十七億二千五百七十七萬八千元百分之二百七十五，入超幾達七千九百億元（以上均蔣幣）。以官價滙率一萬二千元折算，共損失外匯六千五百八十餘萬美元，爲抗日戰爭結束以來每月入超中最高之一次。此一事實，完全證明蔣匪財政部次長徐柏園於二十日向美聯社記者所稱「自八月十七日外匯新政策建立以來，出口已開始提高其價值，於過去兩月中，均較進口略有增加」，純爲自欺欺人之談。據路透社稱：該月份進口中，棉花、棉紗等數量與價值均較以往爲大，而猪鬃、米、藥、金屬，及桐油等之出口量，則降低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據以前各方報導，蔣區今年上半年六個月入超總和爲兩千六百餘億元，七月份入超四千八百餘億元，八月份入超四千六百餘億元，一月至八月八個月入超總和爲一萬二千餘億元，約合美金一億餘元。

興縣官莊村工作團

怎樣發動山地偏僻村羣運

煥文

興縣官莊行政村，自傳達政策後（編者按：根據下面作者所談的，這裏所謂政策，可能是指「告農民書」），經過十來天時間，現自發運動正熱烈開展，各村繼續審查成份，召開訴苦大會和醞釀選舉農民代表。現將該村關山地偏僻地區羣運的一些作法介紹如下：

（一）開始即以集中與分散的方式傳達政策組織貧僱農

我們工作團共四個人，負責十六個自然村的工作，分爲三個支點，每個支點平均五六個自然村，我們採用的辦法，不是一開始即由工作團一個村一個村的去發動，而是用支點村的貧僱農去找所屬村批的貧僱農的辦法，將找來的貧僱農到支點村子開會，傳達政策，要詳細的聯系到實際來傳達，這些貧僱農接受過政策之後，再散到各自然村去向中農（其中有一部份未經審查清楚的貧僱農）傳達政策，事實上這一批人起了一批新幹部的作用。

在傳達政策時，每傳達一個問題，即由羣衆聯系到本村的實際問題來進行討論，這樣使政策弄的更清楚，例如我們傳達到查階級，評成份時，即由羣衆提出本村的一些情況來研究，如官莊行政村所屬橡樹塔自然村一個叫高石兒的，三口人原有好壞山地五十三垧，好壞平坪地五垧，讓給他叔父白種二十三垧山地和二垧平坪地，自己卻又租種了六垧好山地，父親、祖父都是受苦人，攬過長工多年，自己也攬過一年來長工，現在的勞動還平常，生活和中農差不多，過去村裏評成份總決定不了，主要是卡在又讓出地又租入地上，經這次討論之後（支點的貧僱農聯席會），又由本村羣衆提出來些情況，這個人好投機取巧，讓出去的都是不好的產量低的地，自己種不過，即種上又打不下多少糧食來，還得出負担，租入的土地是產量高的好地，在減租減息的時候又交不了多少租子即能多收糧食，這個小算盤高石兒也給個別的人透露過，因此初步研究的結果仍爲中農成份，不過要再交本自然村羣衆去討論。又如該村主任張希常，原來訂成了中農，他父親六十來歲，早年攬過長工，又出租過土地，抗戰初在本村還出租二十來垧山地，附近的官莊自然村租種他六十來垧山地，他父親四十來歲時有地二百來垧，大部份是出租地，他的政治條件也很壞，今年春附近村莊的唐吉溦和廟塔上的貧苦農民要調劑他村一部份平坪地，羣衆同意了，他竟百般的阻撓說：「人家要你們的頭你們也給吧！」最後在農會幹部的主持下才調劑了，這樣的人還當着村主任，還訂成個中農，貧僱農會配合政策研究之後，決定是個地主成份，橡樹塔村的貧僱農並決定回去即通過中貧農大會扣起來淸算。我們在十天內召開過兩次支點的貧僱農大會，第二次比第一次的人數要多，因爲詳細評成份之後又評出來一部份貧僱農，還有一部份有貧僱農思想的好的翻身中農也參加了，如官莊自然村四十來戶，第一次八個人，第二次即到十五個人，全行政村的貧僱農大會我們正準備開，還沒有開過，只開過一次行政村的貧僱農代表會，因爲大會不能多開，村子分散，戶數又少（大村四十來戶，小村十戶八戶，東西長三十里，南北十五六里，都要爬幾個山頭才能集中。）但爲「統一步調」，必要時我們還是要開的，準備選農民代表之前開一次。這些支點村的貧僱農大會，行政村的貧僱農代表會，和將近召開的行政村貧僱農大會，以及將來的農民代表會的成份，都是貧僱農及少數的新翻身中農，他們所研究的討論的執行的，主要的爲了自己翻身利益和適當照顧到中農利益的前提下起着領導的作用，不是工作團去團結中農，而是經過貧僱農去團結了中農。傳達政策是經過他們，成份的討論決定也是他們來領導做的。許多工作一開始都是經過他們，這樣也就開始即建立起貧僱農在農會中的威信和領導地位，才眞正的在各種工作中起了骨幹的作用，我們所以不一開始即選舉農民代表和召開農民代表會的原因也即是這個道理。

（二）大村幫小村，小村參加大村，大小村結合起來。

在山地村莊，大村三四十戶開個會還可以，但小村子十戶八戶開起會來人太少，問題常討論不深刻，又有的村子本村連一戶地主富農都沒有，但他們和外村的地主富農有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即和幾個村子併起來開會，橡樹塔、黃家塔、唐吉溦三個自然村共五十來戶，相距都是五六里地遠近，我們即將這三個村子歸到一起，開羣衆會評成份訴苦都是在一起的，其他靠近村子都是這樣的辦法。至於平常解決些個別具體問題，其時則以大村在土地改革中湧現出來的積極份子或貧僱農代表委員等親自去幫助小村羣衆解決。如唐吉溦過去的工作基礎很差，沒有骨幹份子，橡樹塔即常派人去幫助樹立骨幹，現在也能獨立解決問題了。開始評成份時，有些包庇，後來經過幾個村的聯合評成份，互相派人幫助的結果，成份也都評的合適了。該村的村代表康懷當是個投機取巧的老中農，過去誰也不敢批評，現在誰也敢批評了，在評成份時還鬥爭了他，並已撤換了他村代表的工作。

工作團來後，並不是住在一個村子不動了，工作團有中心村工作是對的，但其他村也要經常去看看，看看那裏有什麼問題，幫助羣衆具體解決，並幫助貧僱農向中農傳達政策。總之羣衆需要我們作什麼，我們就去作什麼，例如羣衆評成份時，記不下來，我們即幫助他們記，不會寫封信我們來幫助寫，有時是羣衆來找我們工作團，最好我們工作團離開中心村時告本村的羣衆一聲，你要到那個村子去，外村羣衆有事來找的時候能夠找到。根據我們這裏的情形是：羣衆來找工作團多是些和外行政村地主富農的關係上，或者移居來的羣衆要到外村開證明等，有時是對政策問題鬧不清楚，工作團，不管什麼事，工作團都應該滿足他們的要求。我們每天除開會外，都有很多羣衆來找我們，同時我們也找羣衆，十來天時間我了解到每個自然村的情況，了解到各村的工作進度，我們的工作即是這樣的開展起來的。

悼徐院長根竹同志

張軍

在最近幾天，我突然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徐院長犧牲了！徐院長因公犧牲於敵機的轟炸之下！使我悲傷！回憶你對革命的忠誠，十餘年如一日，特別是在自衛戰爭進行以來，你不管是如何疲勞，如何忙，是白天，是黑夜，都是拿出了自己的全副精力爲傷病員服務，在八個月的轉移中，你沒有丟掉一個傷兵，在這次不幸犧牲中，你正在爲傷兵動手術，這是何等偉大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態度呵！

你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吃苦，從沒有計較到個人的享受問題。在田家岔時，你個人堅持一天吃小米，在唐家川時，傷兵沒有被子蓋來找你，你竟把自己蓋的被子都拿給傷兵同志們。

你不僅自己這樣做，在最後給我來信中說：「在革命最緊苦的時候，要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爲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我們是共產黨員，希望共同努力吧！」可是你眞正實踐了這樣幾句話，眞正表現了優秀的共產黨員的品質。

徐院長，我一定會向你學習的，其他同志也會向你學習的，安息吧，敬愛的同志！

三代伴種戶貧農楊子明的苦話

任玉記

我是西鳳巴村人，從我爺爺手，就是給地主家伴種地，自己沒有一圪墶地（即一畝），給大地主王衡祚家伴種地。

到我父手還是給他家主廷杰家（衡祚兒子）伴種地，那時種的地很多，種水地十九畝，平坪地廿八畝，山地十一垧（合四十畝），雖說一年種八十多畝地，到上秋天打下糧，人家分上一半，咱除去一年的零災、抵墊外，什也沒有了，眞是「一收不收吃一秋」，到第二年開春就沒吃的了。向人家求借幾顆吃的時，人家連好話也沒有，還說：「你們的糧食就都吃了嗎？」連一顆也不借給。扭水、收租、澆花、推磨這些事，豎咱是少不了一件件，大小有一點事，就是喊地夥家受苦的，連祭祀家的老祖宗擺攻上菜還是咱的事。一年到底就是正月初一那一天不給他家受，到初二就受開了，冬天下了雪，我爹早早起來就給人家掃雪去，先掃開送屎路（茅廁道），再掃廚房道，然後把院子裏、大門外、樓上都掃得乾乾淨淨地。有時天氣太冷，凍得手握不住掃帚，咱還不敢回家裏溫一溫，有一次我回去溫了一下，人家說我調戲媳婦嚕，怕得就再也不敢去。地主正月裏請客，遨新媳婦，咱是端一天盤，人家常慣是八大碗，咱是吃的碗碗菜（黃蘿蔔爛菜），還不交咱，在窖裏殘的和和吃一個，

咱一次說要回去吃時，人家老婆說：「討吃的還想坐桌面。」呀！實在傷心，還不如人家的狗，喂狗人家還在家喂，眞是不如侍候死因。三月過「一百五和清明節時」，人家打起一大祖徵鬼的東西，叫咱扭上到尙則元村去祭他的老祖宗。回來後人家能吃，咱不能吃，說徵過老祖的是子子孫孫能吃，外人不能吃。好孫子地主，爲什麼你們不自己徵呢？窮得連徵鬼的苦也沒有啦！到四五月大武鎭、宴家莊村大會唱時（唱戲）人家騎上驢，咱給拉上，人過河，人家有吃、有喝，紅火熱鬧着走親戚，咱在那裏困肚子。六月天咱鬧地裏迴來，要休息一會時，很快給澆花去，不然怕嚇死，打隔奪了，地不叫種地。過八月十五咱給的扭回來菓子、棗、餅褐、月餅、安榴、羊肉、燒酒來，人家大鬧，有吃有笑，咱看都不能看。秋上收回瓜來，人家一顆咱一顆，多鏈一顆也吃不上。那年倒下山藥人家把大的都揀了，

給咱留下饃蛋蛋，說你們是賺吃沒好處。好狗日的，實在火得人要命，你們的是嘴，爺爺的不是嘴嗎？打下糧食，先在斗上分，分的分不成了，再在升子上分，升子上分不成了，再在合子上分，最後丟下一點兩把撥開，他連一顆也少分不下。揹回柴草來也是平分開，把人家的捆成捆則斷在樓上、場裏。

秋田收完了，趕上驢給人家馱租子去，直跑一冬天連一個工錢也賺不得。快過年時給推手磨，我爹凍得支不住了，叫我媽去替，我也去替，說的好聽，推蒸吃蒸，推上幾天豆麵、紅麵（高粱麵）只給吃兩頓。白麵、莜麵、蕎麵，只推不得吃。

在民國十七年那年，王家老漢揭了掌孩（廷杰）的錢交不上利錢，把飲牛道的好水地交下，叫我租的種上，其他地是平分，這塊地是倒四六（地六個四），說這地是菜豆稻，好着啦，我不願意時，人家就要租給外人種，怕得我父滿口承認下。

二十一年，掌孩老婆叫往下死（生了病），叫我去請醫生，驢子不穩，把我跌下來，跌斷一條腿，他也不給我錢，呀，不去接，後來，我自己花了十八元錢才治好，已經殘廢了，到現在一瘸子的不了好活。

二十五年紅軍東渡過來，他怕得要死，我父親把掌孩子藏在王澤芝家，照顧得很好，他們說：「你們的恩，等紅軍走後，我報答你們，給你們一塊地」，紅軍走了，他家一點也不給，還說：「你們照顧下我，也是給我們的糧，下了落氣，參天子上吃也下吃，還把桌上當粥吃了，我也到地主家伴種地，再不要寒心，孩子啊！我參老臨死時說：『你不願意伴種地，也一口氣吃不了』」，能把我的這一口氣出了呢？日本人佔時，武工隊常來這裏，八路軍工作，常和共產黨我們窮人在一起，講八路軍的政策，實行減租，我盼什麼時候打出日本去，我才能翻身弄幾畝地。呀！後來八路軍解放了這裏，叫打開清算，減租減石。

租地，我就弄回三十來畝地，比以前有了財。提起地主老財，這是恨在底子上，說不了的冤苦，侍候下三代不了，我沒有一圪墶地，至共產黨來了，幾八畝地，再放下了地，是下道地，這以前，老有人說：我們沒有地，如今掌孩什麼時候，爭吵打我們，問他爲什麼，家刻我不管。在門爭掌孩時，我在大會上把從頭到底的苦處都訴說了，把受了的氣出了出來，在臉上出了，眞把我的氣出了。消滅了地主階級後，我還能分到土地、糧食、衣物等許多東西，再一下翻身，也不受地主的壓迫剝削啦！

像醜「驢韁脫」

程致遠

崞縣前沙城村地主陳世宏，好賭又好嫖，大門外常掛一把鎖子，在家裏開賭引誘農民子弟。本村陳高明的八畝好地，就是因爲賭博被他折吞去了。舊社會有錢便是勢，這灰鬼在大街上看見青年婦女，任意調戲，婦女們罵他叫『脫韁驢』（滑脫韁繩的叫驢）。此次土地改革中，貧僱農小組討論成份時，大家給他編了四句口歌：「種的無糧地，搶佔美貌妻，掛鎖聚賭窩子弟，外號就叫脫韁驢。」

本報發行簡章

（一）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個月的報費。（二）……三個月結算，由本科按月開出發票。

（一）邊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學校、部隊、工廠、商店等，可就近向本報直接訂閱。（二）……人（讀者）可向本科直接訂閱。（三）各……貧農及一切……與其所屬之……

（一）……（二）爲便利野戰軍隊閱讀本報，凡晋綏……陝甘寧……前方……軍直屬之……部隊及旅……